

两地书全编





鲁迅一家 (1930年9月25日)



鲁迅 (1933 年)



许广平 (1933 年)



鲁迅一家 (1930 年 1 月 4 日)

序 言^①

这一本书，是这样地编起来的——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，我得到霁野⁽¹⁾，静农⁽²⁾，丛芜⁽³⁾三个人署名的信，说漱园⁽⁴⁾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，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，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，为他出一本纪念册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。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。因为，首先，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，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；其次，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，却有时竟没有想到，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，那些伏在枕上，一字字写出来的信。

我的习惯，对于平常的信，是随复随毁的，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，有些故事，也往往留起来。直到近三年，我才大烧毁了两次。

五年前，国民党清党的时候，我在广州，常听到因为捕甲，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，于是捕乙，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连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“瓜蔓抄”⁽⁵⁾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，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，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。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，随随便便。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⁽⁶⁾，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⁽⁷⁾的时候，我

①：手书本无“序言”，初版奉有。

在弃家出走之前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。这并非为了消灭“谋为不轨”的痕迹，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，是很无谓的，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，就有多么的可怕。后来逃过了这一关，搬了寓，而信札又积起来，我又随随便便了，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柔石⁽⁸⁾被捕，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，因此听说就在找我。自然罗，我只得又弃家出走，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，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。

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，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，我就担心，怕大约未必有，但还是翻箱倒箧的寻了一通，果然无踪无影。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，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，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，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，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，因此放下了的。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⁽⁹⁾，躺了二三十天，也一点没有损失。其中虽然有些缺少，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，早经遗失，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。

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，大家决不另眼相看，但若坐过牢监，到过战场，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，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。我们对于这些信，也正是这样。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，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，要遭炮火，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，有些可爱似的了。夏夜多蚊，不能静静的写字，我们便略照年月，将他编了起来，因地而分为三集，统名之曰《两地书》。

这是说：这一本书，在我们自己，一时是有意思的，但对于别人，却并不如此。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，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；文辞呢，我们都未曾研究过“尺牋精华”或“书信作法”，只是信笔写来，大背文律，活该进“文章病院”⁽¹⁰⁾

的居多。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，本身情况，饭菜好坏，天气阴晴，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，幽明莫辨，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，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，就不免胡涂得很，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，从现在看起来，大抵成了梦呓了。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，那么，我想，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。这样平凡的东西，别人大概是不会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，而我们不然，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。

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。要印，印去就是，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，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，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，以免误解。其一，是：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^[1]中之一人，看近来书籍的广告，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，则旧作也即飞升，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，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，其中并无革命气息。其二，常听得有人说，书信是最不掩饰，最显真面的文章，但我也并不，我无论给谁写信，最初，总是敷衍，口是心非的，即在这一点中，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，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，因为我们所处，是在“当地长官”，邮局，校长……，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家里。但自然，明白的话，是也不少的。

还有一点，是信中的人名，我将有几个改掉了，用意有好有坏，并不相同。此无他，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，于他有些不便，或则单为自己，省得又是什么“听候开审”^[2]之类的麻烦而已。

回想六七年来，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，在不断的挣扎中，相助的也有，下石的也有，笑骂诬蔑的也有，但我们紧咬了牙关，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。其间，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人更黑暗的处所去了，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

个不在人间，就是漱园和柔石。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，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，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，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，其实大致是如此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鲁迅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霁野，即李霁野（1904—1997），安徽霍丘人。翻译家，教授，与鲁迅共同组织未名社。

〔2〕静农，即台静农（1903—1990），字伯简，早年从事创作，后从事教育，教授。安徽霍丘人。与鲁迅共同组织未名社。

〔3〕丛芜，即韦丛芜（1905—1978），又名立人，翻译家。安徽霍丘人。与鲁迅共同组织未名社。

〔4〕漱园，即韦素园（1902—1932），因憎恶研究系政客林素园改名漱园。翻译家。与鲁迅共同组织未名社。1925年与李霁野、曹靖华在北京主持未名社工作，出版《莽原》半月刊。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后，由他接编。

〔5〕“瓜蔓抄”，“抄”指“抄家”，搜查，像“瓜蔓”一样“转相攀染，谓之‘瓜蔓抄’”。这是一种专制、暴虐、依据恶法或不依法迫害人民的行为。

〔6〕自由大同盟，即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；是中国共产党支持发起的团体。鲁迅列为发起人。1930年2月成立于上海。目的是争取言论、出版、结社、集会等自由，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。

〔7〕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，鲁迅列名发起自由大同盟后，浙江省党部即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，鲁迅于1930年3月19日“离寓”，避居北四川路底施高第路内山完造家的假三层楼上。

〔8〕柔石，即赵平复（1902—1931）的笔名，浙江宁海人。作家，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。1928年宁海暴动失败，潜入上海从事文学活动。与鲁迅共同组织朝花社，并接替鲁迅编辑《语丝》。

〔9〕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，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占上海的战争，十九路军奋起抵抗，全国振奋。当时鲁迅的住所北四川路底，临近战区，受到炮火威胁，住所“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”。

〔10〕“文章病院”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《中学生》杂志，自1932年3月开始，开辟“文章病院”专栏，教给读者修改文章的知识与技巧，后来编辑成册，也以《文章病院》为书名，仍由开明书店出版。

〔11〕左翼作家联盟，简称“左联”，全称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团体。1930年3月成立于上海，参加者五十余人。其后有发展，鲁迅列名发起人。1936年初不顾鲁迅反对及妥协的建议，宣布解散。

〔12〕“听候开审”，1927年5月11日，汉口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编者孙伏园《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》一文，其中引用了鲁迅致编者信，语涉顾颉刚。7月24日，顾从杭州写信给鲁迅，表示“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，听候法律解决”，“务请先生暂勿离粤，以俟开审”。鲁迅回信说：“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。于是顿生妙计，命以难题。……但我意早决，八月中仍当行，九月已在沪。江浙俱属党国所治，法律当与粤不异，且先生尚未启行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，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，尔时仆必到杭，以负应负之责。”此后没有下文，不了了之。

目 录

序言、

鲁迅 1

北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3

厦门——广州

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

115

北平——上海

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

335

《两地书》原信

391

书后说明

周海婴 651

校后记

王得后 653

第一集

北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魯迅先生

現正執筆寫信給你的，是一個受了傷快要兩斗的教師，是每星期翹盼着希有的，每星期三十多點鐘中一點鐘小段史所講的，是多佔授課時，坐王頭一排的坐位，每忘記地直率地導其相同的，剛決的言語，王所講時如格言的一個小學生，他有許多懷疑而懷德不平的久蓄於中的話，這時許是挫折不住吧，所以向先生陳訴。

有人以為學校場所，能愈隔新城市中的塵沙，政潮的影響，愈是數累佳妙，的確，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，記得王中學時代，那時也常常不^有談及教員及對校長的事情，教生然而無涉及與王的面面俱是偏重王人的方面橫衡牠，從沒遇過王利的方面去所過，先生，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響呢，還是年齡的繼續增長戕害了他呢，先生，你請看：吧，現正寫學界中教生了，驅逐校長的事，同時反對的，形成的，立

1

鲁迅先生：

现在写信给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，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《小说史略》的，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，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^①。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，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，所以向先生陈诉：

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，能愈隔离城市的尘嚣，政潮的影响，愈是效果佳一些。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记得在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未尝不发生攻击教员，反对校长的事，然而无论反与正的那一方面，总是偏重在“人”^②的方面的权衡，从没有遇见过以“利”的方面为取舍。先生，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，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看看罢。现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驱逐校长的事，同时反对的，赞成的，立刻就各标旗帜，校长以“留学”，“留堂”——毕业后在本校任职——谋优良位置为钓饵，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，今日收买一个，明日收买一个……今日被买一个，……明日被买一个……而尤可愤恨的，是这种含有许多毒菌的空气，也弥漫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。^③做女校长的，如果确有干才，有卓见，有成绩，原不妨公

① 手书本均先用单引号，如引号内再有引号，则用双引号。

开的布告的，然而“昏夜乞怜，丑态百出，啧啧在人耳口”。但也许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，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罢？而何以校内学生，对于此事亦日见其软化：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，提出反对条件的，转眼就掉过头去，噤若寒蝉，或则明示其变态行动？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，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^①悲观痛哭的了！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，先生，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，洁身远引，就可以“立地成佛”的。然而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，可也想到有在蛭盆中展转待毙的人们么？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，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，因为有这点点小同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，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，加以指示教导的。先生，你可允许他么？

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，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，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，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。譬如饮了苦茶——药，再来细细的玩味，虽然有些儿甘香，然而总不能引起人好饮苦茶的兴味。除了病的逼迫，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。苦闷之不能免掉，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，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——除非毕生抱病。——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，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，挥之不去。先生，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，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？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？先生，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《妇女杂志》中答话的那样模胡，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？专此布达，敬候
撰安！

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。^②十一、三、十四年。

① 初版本无“以”字。

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“女”字，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，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，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，请先生不要怀疑，一笑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一个小学生，作者于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读国文学系。鲁迅则于1923年7月接受该校聘请，担任“国文学系小说史料兼任教员”。10月13日开始授课，每周一小时。当鲁迅授课时，作者“坐在头一排的座位”。

〔2〕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全国女子教育最高学府。它的前身为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，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。1919年4月改称是名。1922年夏许寿裳任校长，改革行政系统，成立评议会，重新厘定课程。从北京大学聘请兼任教员，出版周刊。1924年春许寿裳辞职，由杨荫榆继任。11月改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。由于措施不当，疏于教育本业，第二年春即引发“驱杨运动”的学潮。

〔3〕许广平（1898—1968），一名景宋，广东番禺人。当时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，学生自治会干事之一。1926年毕业后，与鲁迅同时离开北京。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，她回广州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。1927年1月鲁迅就任中山大学教授，教务主任，许广平担任鲁迅的助教。1927年4月21日鲁迅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，许广平与鲁迅同进退，潜居广州。9月27日与鲁迅相偕离开广州赴上海。10月3日抵上海，8日定居于景云里寓所。

2

广平兄：

今天收到来信，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写下去看——

学风如何，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，倘在山林中，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，只要办事人员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，学生在学校中，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，待到出了校门，和社会相接触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堕落，无非略有迟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，要苦痛的从速苦痛罢，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，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，而其苦痛之总量，与本在都市者略同。

学校的情形，也向来如此，但一二十年前，看去仿佛较好者，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，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。现在可多了，竞争也猛烈了，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。教育界的称为清高，本是粉饰之谈，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，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，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。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，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，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，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。

所以，学校之不甚高明，其实由来已久，加以金钱的魔力，本是非常之大，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，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。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